

THE GREEN OF SPRING



又是一派
新绿



● 于文涛 著 ● 外文出版社 北京 ●

又是一派新绿

The Green of Spring

于文涛 著

外文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又是一派新绿/于文涛著.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96. 12

ISBN 7-119-01974-0

I. 又… II. 于…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0135 号

责任编辑 王传民 耿彩琴

封面设计 蔡 荣

又是一派新绿

于文涛 著

*

©外文出版社

外文出版社出版

(中国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1996 年(大 32 开)第 1 版

(汉、英)

ISBN 7-119-01974-0 / I·437

定价: 11.80 元

秋天的树

(代序)

旧叶飘去，
枝干依然挺立。
等待，
凝神聚气。
当春风再度吹来，
又是一派新绿！

1995 年深秋

目 录

- 1 王蒙：变幻无穷的大蝴蝶
- 6 “绿叶居士”刘心武
- 11 春节，“老外”在我家
- 15 为文明而呐喊
- 19 “洋妞”卡琳
- 24 死亡的美丽
- 29 陈红：走向成熟
- 33 一生都在追求
- 37 滚烫的贺年卡
- 40 陈羽纶与《英语世界》
- 44 挑夫·西服乞丐·美丽小姐

48	鼠年杂感
52	根艺·三马·一笔鱼
56	有朋自韦纳奇来
62	永远不划句号
66	与鹤共舞
71	女人就像头发一样纷乱
75	朋友看朋友是透明的
79	地球只有一个
84	陪小女儿高考
89	走近梁衡
94	不解之缘
98	平视名人
101	感谢老师
106	世纪末的晚霞
110	曼谷的色彩和光影
113	高仓健谈男子汉魅力
116	“庐山之夏”文艺博览会花絮
119	“拼命三郎”刘玉山
123	伊朗“曙光日”电影节散记
127	后记
129	附录一：难忘韦纳奇（英文）
136	附录二：祖国在呼唤（英文）

王蒙：变幻无穷的大蝴蝶

王蒙是谁？国人和洋人已经给他加封了若干头衔：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长，党官，右派，反官僚主义的先锋，御用文人，北京作家群的“头儿”……总之，是一只变幻无穷的大蝴蝶。

“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地知道王蒙是谁。”王蒙一笑置之。

多才多艺的作家王蒙，几乎涉足了所有的文学形式：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微型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杂文、诗歌以及文艺评论。然而，他最偏爱的还是小说。

1953年深秋的一个夜晚，王蒙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从那时算起，作家在文学的百花园里辛勤耕耘了41个年头。他播下的是汗水和热情，收获的既有瓜果梨桃，也有毛毛虫和眼镜蛇。

最近，华艺出版社隆重推出装帧精美的十卷《王蒙文集》，作为该社“宏艺文库”丛书的开山之卷。几多梦想，几多辛酸，

潮涨潮落，云起云飞，尽在其中矣。十卷《王蒙文集》，前五卷均为小说，包括3部长篇、14部中篇、82个短篇和55篇微型小说。后五卷比较杂，有综论、文艺杂谈、创作谈、作家与作品、对话录、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和诗，等等。王蒙始终认为，只有写小说才是他的“主业”，其它多半是一种“业余”的休息。

对“华艺”出版他的文集这种壮举，王蒙十分感动。他本人也愿意出这样一个集子，给自己漫长的写作生涯做一个小结，也给研究者们提供较为全面的第一手资料。顺便说一句，《王蒙文集》十卷之后附有《王蒙年表》和《王蒙作品目录索引》，为王蒙的前半生勾勒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1934年10月15日，王蒙生于北京，不到14岁便参加了共产党。然而在1958年，这位“少年布尔什维克”却被阴差阳错地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仅仅因为他在1956年写了一个反官僚主义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小说，现在读起来仍有“新鲜感”，因为官僚主义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然而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按某些人的思维逻辑：反官僚主义就是反党。总之，这篇小说既“推出”了王蒙，也“毁灭”了王蒙。

“戴帽”之后，王蒙先是在京郊劳动锻炼了几年，然后于1963年“发配”新疆，一去就是16年。在新疆的酸甜苦辣，后来他全部写入系列小说《在伊犁》。（听王蒙说，他的妻子崔瑞芳正在写一组散文，回忆他们“放逐”新疆16年的风风雨雨以及他们夫妻之间生死与共、患难相依的至爱至情。）

1979年2月，王蒙的右派问题获改正，恢复党籍。6月奉

命调回北京工作，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王蒙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创作欲望终于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他用犀利的洞察力和潇洒的文学笔法，对瞬息万变的“文革后”中国，做出了敏锐的反应，写出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布礼》、《悠悠寸草心》、《夜的眼》、《说客盈门》、《蝴蝶》、《春之声》、《风筝飘带》、《相见时难》等，并连连在国内外获奖。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王蒙憎恶一切“假恶丑”，对“左”的一套更是深恶痛绝。为了撕破它们，王蒙选择了特殊的武器：讽刺与幽默。

比如，在《说客盈门》这篇具有相声风格的短篇小说中，作者生动地刻画了世态百像：一个县属的玫瑰香牌浆糊厂厂长，按照厂规开除了一个合同工。只因为该合同工是县委第一把手的表侄，便引来一大群“说客”去厂长家替这个合同工说情。中国社会的“关系网”堪称世界之最，由此可见一斑。

在政治的旋涡之中历经坎坷的王蒙，当然要在他的作品反映中国特有的政治现实。然而，和某些偏激的作家不同的是，王蒙主张宽容和理解。王蒙认为：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不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白。观察一个人，分析一种社会现象，也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简单做法。要客观一些，豁达一些，甚至模糊一些，糊涂一些。

在文学手法上，也绝非现实主义一家。只要能充分表达自己，什么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意识流、黑色幽默，都不妨一试。“一个作家多掌握几种技巧，

有什么不好?”

王蒙似乎是一位天生的语言巧匠。在他的作品中,妙语连珠,佳句迭起,充满了王蒙式的幽默与智慧。即使一些政治套话,也被他运用得妙趣横生。

由于王蒙对新时期文学的杰出贡献,他曾先后出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文化部长。王蒙当了部长,官气不见增长,依然我行我素。早起穿着拖鞋上街排队买油条,一时在周围居民中间传为佳话。

“无论是当部长,还是当右派,对我都是难得的人生经历。”王蒙说。

在担任文化部长的三年期间(1986年至1989年),尽管公务繁忙,王蒙始终没有搁笔。由于时间紧,也由于一种特殊的相对高雅的心态,他写了许多诗。王蒙说:“诗是我娇嫩的公主。是我的女神。”

1989年9月,王蒙辞去文化部长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之中。这期间,虽然发生了由《坚硬的稀粥》所引起的“杯中风波”,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作家的创作激情。收入《王蒙文集》的1989年之后的主要作品包括《红楼启示录》、《王蒙、王干对话录》、《欲读书结》以及《恋爱的季节》。

《恋爱的季节》写于1991年至1992年。这是王蒙打算写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一部。王蒙的小说创作是从长篇开始的。沉默了一个长时期以后是十几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现在又回到长篇上来了。

在王蒙已发表的三部长篇小说中,最有文化内涵的当属

《活动变人形》(1986年)。王蒙说,这部小说他写得十分痛苦。主人公倪吾诚是当代中国文学中少数几个塑造得最有深度的知识分子之一。

目前,王蒙的创作心态非常之好。六十大寿刚过,宝刀不老,雄风犹存。他和老伴“安居乐业”在北小街一所宽敞的四合院里,“植树枣椿石榴柿,为文长短散论诗。”立志再写十卷奇文,奉献天下知王蒙者。

中国缺少一个部长王蒙似乎无关紧要。

中国拥有一个作家王蒙将永远感到自豪。

1994年12月

“绿叶居士”刘心武

京城文坛，五六十岁的作家群里，仍在辛勤笔耕、喷涌不止者，不过寥寥数人耳。其中就有刘心武这位大手笔。谈到刘心武，不少读者会立刻想起他的《班主任》和《爱情的位置》。尽管刘本人已经很不满意这些早期作品的“粗糙”，然而它们毕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道痕迹。

《班主任》创作于1977年，《爱情的位置》写于1978年，发表后均引起一定的“社会轰动效应”。大概是中国人在“文革”造成的文化沙漠里干渴得太久了，一旦发现小小的一汪清水，便会贪婪地扑过去。《班主任》等作品使刘心武一举成名。然而，刘没有停步。他始终在调整自己的创作“焦距”，不断排除干扰自己创作的“非文学因素”，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纯文学的大境界前进。

华艺版《刘心武文集》真实地记载了作家自1977年以来的文学创作历程。全书共收长篇小说4部，中篇小说14部，

短篇小说 65 篇,小小说 45 篇,还有大量的纪实文学作品、散文、随笔、文学评论、创作谈,以及《红楼梦》研究等。时间截至 1992 年底。

“天性使然,家庭熏陶,社会影响,人生机遇,使我成为了一个作家。”刘心武在《自序》中写道。

刘坦率地承认他的“先天不足”,不像某些作家那样拥有复杂丰富的个人经历。他于 1942 年出生,解放时才 7 岁,然后上小学、中学,又上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当中学教员。1976 年调北京出版社当编辑。1980 年又调北京市文联当专业作家。当然,刘也具备自己独特的优势。他比一般作家更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热烈地拥抱人生,从“芸芸众生”身上发掘“真善美”。

评论家称刘的早期作品为“伤痕文学”或“社会问题小说”,但刘本人却感到此类小说越写越困难。作家就应当总是站在“牧师”的位置上对读者进行劝诫吗?文学果真能承担起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重任吗?他怀疑。于是他写了《我爱每一片绿叶》(1979 年)、《如意》(1980 年)和《立体交叉桥》(1981 年),开始探索体现在普通人身上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提倡在文学上表现人道主义。评论家认为:刘心武这个阶段的小说创作在艺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985 年,刘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从而进一步奠定了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这部“文化小说”里,刘生动地描写了北京市民的社会生态群落,向读者提供了八十年代北京社会生活的一个横剖面。同年,

刘还发表了纪实小说《5·19 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再次引起轰动。不久便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久盛不衰的“纪实文学热”。刘还在《收获》杂志上设《私人照相簿》专栏，进行新的文学尝试。

鉴于刘心武对“文革后文学”的开拓性贡献，他在 1987 年 1 月被任命为《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上任不久便发生了“舌苔事件”，刘承担责任，停职检查，直到 9 月才复职。1990 年 3 月，以任届期满，免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职务。

“从政”三年，给“经历简单”的刘心武补上了人际关系复杂的一课。他惊讶地发现某些同类甚至同行脸皮之厚、人心之黑，深感先前偏重挖掘“人性善”之偏颇，从而加强了对揭示复杂的“人性底蕴”（包括人性恶）之决心。刘的“新思维”渗透在他的两部长篇小说之中，一部是《风过耳》（1992 年），一部是《四牌楼》（1993 年）。

从 1991 年开始，刘心武发表了大量散文随笔，至今已结集 20 余本。读刘心武的散文随笔，感到十分亲切。作者似乎进入一种大彻大悟、宠辱不惊的最佳状态。他无情地解剖自己，表现出强者的自信；他真诚地对待读者，显示出男人的成熟。语言清丽，才思敏捷，读罢令人耳目一新。

刘心武说，这几年散文随笔颇受青睐，原因有三：其一，社会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现实生活瞬息万变，价值取向纷繁复杂，文学界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势头。其二，读者的阅读需求增加，而阅读时间又相对减少。散文随笔似乎更适应生活的快节奏和读者的不同口味。其三，近年

来报刊的扩版给散文随笔作家提供了充分的用武之地。

已经跨过 50 岁门槛的刘心武，在四壁皆书、春意盎然的“家庭工作室”里，每天用电脑“敲字”不止。几盆观叶植物赏心悦目，三只爱猫像流动的图案一样穿行其间，作家在属于他自己的生存空间里浮想联翩。刘把自己的居处称作“绿叶居”，书桌上的巴西木和客厅里的大叶绿萝都表明了主人对绿叶的偏爱。早在 1979 年，刘就写过一篇短篇，叫《我爱每一片绿叶》。爱叶之心，至今不变。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平民意识”，或“绿叶意识”。他有若干市井朋友，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同他们聊天，并非“体验生活”，而是生活中需要这种特殊的乐趣。

在北京的作家群里，刘有许多“相知”。冰心前辈，宗璞大姐，王蒙老兄……皆“心有灵犀一点通”。忽一日，电话铃响，是作家张洁。说不为别的，只因刘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一篇随笔《分享》打动了张女士的心，读的时候“眼泪都涌上来了”。

茫茫宇宙，神秘莫测，生命个体的存在实属偶然。刘主张：要积极地消费人生，有滋有味地享受一切“琐屑的人生乐趣”。刘爱猫。一只波斯猫，一只三彩猫，还有一只挪威森林猫，几乎成了刘家的正式成员。猫的大幅彩照摆放在客厅里，向客人们展示着大自然的杰作。刘还喜欢画水彩画和油画，年末总自制一些贺年卡寄给朋友。散文家郭风，七十有五，家传两个龙眼木框，尚无名画填补。从福建千里来函，向心武老弟索画。刘欣然应之。

刘心武说：“我相信中国仍有非官非商非处中心非在潮头的纯粹卖文为生的如我辈存在的空间，我不下海，我潜心写作，我当然发不了财，却有可能维持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1995 年 1 月

春节，“老外”在我家

我和妻都在中国日报社工作。每逢春节，总愿请几位“老外”到家里做客，联络感情，给平淡的生活增加一点乐趣。印象比较深的是在我社工作的一对英籍年轻夫妇——珍妮和大卫。

几年前的大年初一，客人在下午 5 点准时敲门。珍妮捧着一盆盛开的水仙花，大卫握着一瓶干白葡萄酒。妻忙迎上前，把客人让到我们书房、卧室、客厅三位一体的“多功能间”。虽然已共事几个月，但到家里还是第一次，彼此都感到十分贴近。

珍妮一眼就看到了摆在书架上的 32 卷《大英百科全书》，对我说：即使在英国，也并非所有知识分子的家里都能摆上这样一套精美辞书。我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般都喜欢藏书。身居斗室，四壁皆书，书香墨香，心旷神怡。现在再加上您水仙花的清香，真令人飘飘欲仙了。